

中原文獻文集引

夫倬彼雲漢以呈天章蔚爾夫喬以列地華推
人吐納文辭煥藻故易稱文言謂文出乎之即
言成文文乎文乎匪卑之乎為技也顧文稱先
秦兩漢不逮韓柳歐蘇尚矣乃其篇帙浩繁銀
於寓目太史瘡馬故蒐閱秦漢以下諸文始自
卜商詩序洎歷代聞人併我
朝名公悉各挾其兪者序如左雅品分域別各



就宮牆然含英吐華鳴宮刻羽俱登作壇璧猶
陶乾異器並為八耳之娛黼黻異文均屬悅目
之玩也博士家淹而貫之擗辭核藻命意繪文
則情理專幽神采煥發不稱進乎技藝

蘭嵎朱之蕃書



中原文獻文集目錄

中原文獻文集目錄
一卷

卜商毛詩序

范甯穀梁傳序

○王羲之蘭亭記

李康運命論

○駱賓王討武后檄

李華政事堂記

韓愈原道

與陳給事書

○宋玉對楚王問

○李密陳情表

○陶淵明歸去來辭

○張蘊古大寶箴

○李白春宴序

諍臣論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獲麟解

雜說上

送浮屠文暢師序

與孟簡尚書書

送董邵南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上張僕射書

送石洪處士序

諱辯

柳子厚廟碑

一卷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書箕子廟碑

送薛存義序

駁復讐議

牛僧孺守在四夷論

○杜牧阿房宮賦

獨孤及季札論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岳陽樓記

李觀袁州州學記

王安石讀孟嘗傳

歐陽脩上范司諫書

縱囚論

本論

○醉翁亭記

○秋聲賦

朋黨論

蘇洵春秋論

高祖論

管仲論

上田樞密書

○諫論上

六國論

○蘇軾范增論

鼂錯論

留侯論

始皇扶蘇論

三卷

賈誼論

荀卿論

韓文公廟碑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喜雨亭記

大悲閣記

代張方平諫用兵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呂祖謙武王論

○胡銓上高宗封事

附陳心齋八面鋒

凡十一段

四卷

明文

附楊誠齋文贈

凡十段

宋濂論中原檄

六經論

方孝孺深慮論

豫讓論

何景明任將

嚴治

○羅倫靈星門記

王守仁論春王正月

尊經閣記

象祠記

荅倫彥式書

見齋說

默齋說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脩撰漪園焦竑選

少傅穎陽許國校

編修石蕢陶望齡許

脩撰蘭岵朱之蕃註

小商

毛詩序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

所以風化天下

而正夫婦

也故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

風風也

教也

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脩撰漪園焦竑選

少傅穎陽許國校

編修石蕢陶望齡許

脩撰蘭岵朱之蕃註

小商

毛詩序

關雎

后妃之德也

風之始也

四庫全書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一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言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民困天下无主。兵戈與動故人困也。

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諷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爲諫也。

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

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心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心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宋玉

見宋子

○對楚王問

此後世設問之祖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
下里巴人下曲
名陽春白雪高
曲名也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



P4 ~ P5

諸大澤名
碣石海畔山孟

瑰大琦美也

之料天地之高共。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歸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夫。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矣。聖人魏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曹植

曹植

字子建。曹操第三子也。七歲善屬文。操最鍾愛。欲立之。操薨。長子丕即位。植遂廢。死。初封于陳。謚曰思王。

辯道

甘始左慈相傳
皆方士名

世有方士。吾王志所招致。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壽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耀載華。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

此叙人主原有
神仙不必崇方
士

我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樹房
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鴛鴦載霓。不若乘
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願為匹夫所
罔納。虛長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
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
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終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
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
也。

李密

字令伯。父早亡。母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平晉。主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而嘉其誠。

○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祖母劉憇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
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茆茨不立。形影相吊。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
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
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以微賤當侍

此篇文意哀切
詞句老成。每不
見錄于大方家
者。以一言之失
也。畧此而現全
文。則孝友與矣

形影相吊。惟形
與影自相吊。同

狼狽一獸為若
相離則進退不
得

容本蜀人先主

帝臨之實能漢

正統名正言順

容又在孝子順

孫之列為稱為

偽朝何哉

東宮。非臣墮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

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

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詎

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

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

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

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

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祖母

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

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

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

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僮僕。卒保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

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永和音據帝年

俯禮被除不祥

也上巳于流水

上洗濯被除去

宿垢謂之被禮

契皆也

永和九年
歲在癸丑
暮春之初
會於會稽
山陰之蘭
亭
群賢畢至
少長咸集
此地有崇
山峻嶺茂
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永和晉穆帝年
號
脩禊祓除不祥
也上巳于流水
上洗濯祓除去
宿垢謂之祓禊
契者契也
晉武帝問三月
曲水之義東晉
對曰昔周公城
邑因流水以泛
酒逸詩云羽觴
隨波



王羲之
字逸少
琅琊人
司徒導之從子也
為右軍
將軍善書法
○蘭亭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彭祖殤未成
久而死者

所遇輒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
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于盡。昔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陶淵明

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為彭澤令。時郡守
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即日解印綬歸去。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
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懼迫。
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

熹微日欲暮也
言晉將亡之喻
陶字謂其所居
門屋宇也

北深長說
入也謂行舟
尋之也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
而相遺。復駕言于馬求。悅親戚之情。請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
既窈窕以尋容。亦崎嶇而經丘。采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
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
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登
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
復奚疑。

陶淵明

李康 字蕭遠中玉 魏明帝異其才使為陽

運命論

運者帝王所稟
以生也命者天
下之命也
介紹介也李周
翰曰介媒也不
因媒而親謂道
合也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
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
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
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
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
揆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販夫也。而尚父

里社神祠也湯
放桀時瑞也
媵臣小臣也阿
衡衡平也

春秋若異郵曰
稽之錄圖
格量度之也
此以下言與亡
皆運命難聖賢
不能遏其端維
其末也
蔡龍流庭事
曹伯陽左傳初

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
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術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群雄
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
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
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
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
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
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
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

曹人夢衆君子
立于社宮而謀
亡曹又叔振鐸
請待公孫強許
之後伯陽立曹
鄙人公強以政
弋悅之因訪政
事說于曹伯從
之乃皆晉而奸
宋宋人伐曹執
薄伯陽歸而殺
之曹大夫叔孫
豹入齊過庚宗
婦人宿遂有子
夢有人命曰牛
助已而登天及
還見婦人再生
子如夢中狀因
呼曰牛婦象使
為聖後躬病牛

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蚘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
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
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
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
樂陵遲文簿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
之極積于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額冉
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
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
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罷不周於魯衛以

將為亂絕屋臣
進飲食約速餓

死
七九七世九世
六八六世八世
也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是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牀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

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聖人所以為聖。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馬塞之斯為淵。馬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

闕者盛衰也

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威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額。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

脈音脉驕詐顏

惡未廉之子
鑄音燭劍名也
吳王賜之鑄錢
以死費無忌楚
之說佞汲黯為
東海太守大治
召為主爵都尉
止以張湯懷詐
面欺使又薄湯
湯自殺諸子欲
厚葬湯母曰湯
為天子大臣被
惡言而死何厚
葬為載以牛車
有棺而無槨蕭
望之為太子太

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債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躑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閭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穎田原憲之約其

傳見重于元帝
遭石頭諛言飲
鳩而死跋躑謂
挫折也絞縊以
繩繫而死也成
帝立以石頭曰
惡免官婦故郡
憂過不食而死
言絞縊誤也
蘭音貝聞寂也
五都天下湊會
之處汶水名水
北曰陽紒髮後
無也教庾海陵
倉名坻小者也
京丘也拔插也
衽衣襟也插衣
襟以登山也六
疾陰陽風雨晦
明之疾也

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
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
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
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
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
之稼如雲矣。椎紆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
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璫之珍可觀
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畜其神。
風驚塵起。散而不心。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
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公榮辱之

聖人大宝曰位
此言為有位之
飛故曰大

終者戒謂止
人行

免髮指孔子也

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
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
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
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
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而登為之
佛。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

討作鹿臺為瑤室玉門

淮南子記論訓
禹當其之時一
饋而什起

樂極生哀。欲不可繼。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問之夏后。據饋頻缺。亦有魏帝。牽裾不心。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魏魏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云。無偏無黨。彼此於胸臆。捕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

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而濁。勿皎。而清。勿汶。而闇。勿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于無形。雖黈。宙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皇撥亂。勤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肅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

六示御製

君山溪相譚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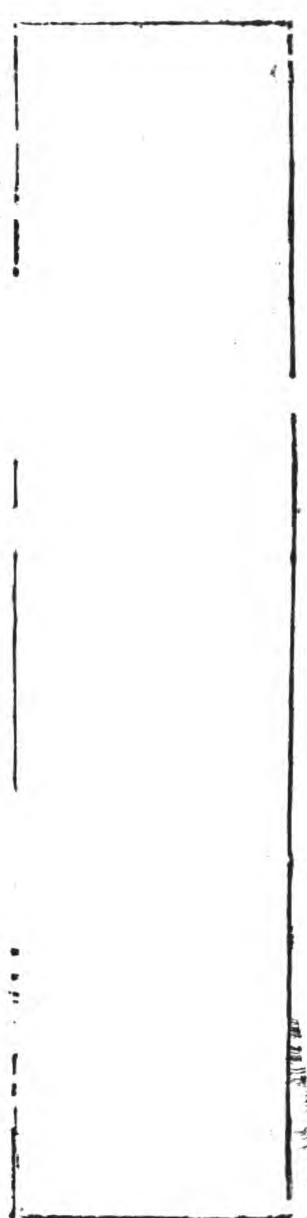
此叙其富強之勢以壯三軍之氣蓋檄體也

周親至親也
臨死旋視曰顧命回顧而發命也

徘徊彼此觀望
不來焉附也

聚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家胤奉
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非良有以也
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
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
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
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劍
氣衝而南斗子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
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
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
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儻能轉禍

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靡大君之命凡諸爵
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
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逆旅客舍也

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大塊即天地假加也

謝靈運之弟曰惠連靈運封康

樂侯

金谷石崇園名

在洛陽一名梓

澤崇崇與賓客

大飲園中賦詩

不成者罰酒三

觴

李白

字太白與聖皇帝凡廿孫白母夢長庚因以命名
玄宗時召見金鑿殿禮遇甚隆詞章絕世

○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文勢層疊詞法
練建縱橫圖闢
自有奇妙

李華

字遐叔趙州人天寶中舉進士遷監察御史

政事堂記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柰不賞。削柰

蔡公霍仁傑也

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
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
有斧鉞。有醜^振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
邑之亂。梁公心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
殺之柄。天子換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
務。傾身袖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
身之戒。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累官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潮州。後轉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
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夫小者。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因老子有道德
經故昌黎以此
立論以闢之

入于楊墨佛老
者必出于聖人
之孝主異端者
必以聖人之道
為奴附異端者
必以聖人之道
為汙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於晉，宋魏隋
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楊，則入于墨，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
其說，樂其談，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
舉之于口，而又筆之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
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

此一段見天地
間不可无聖人
之道，聖人之道
有功于人，非佛
老可及

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馬之家六。
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
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
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
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
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
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

說佛老不可行

又說佛老所以不可行意

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
不死。大盜不心。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
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
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
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

亦儒說其不及
格物致知亦
蓋天下國家
許多事若非格
物致知如何了
得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
不見心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
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
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
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
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樂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

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心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退之一生關佛
老在此篇太到
底是說得老子
而已一字不入
佛氏蓋退之原
不知佛氏之季
故佛骨表云只
以福田上立說

此篇是箴規政
學體當身范司
諫書相參看

諍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于人。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韞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

此一段亦孟子
說看他添字減
字更換前言便
不陳腐

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俞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

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詎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以聖賢皆無心
求聞用折倒不
求聞不求用句
以得其道不敢
獨善其身折倒
守其道而不變
句仍引二全一
賢為証甚有步
驟

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後于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

到底不肯以有
道許陽子畢竟
陽子是个好人
如何泯沒得好
處

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予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于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避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

唐有生熟二帝
生帝非喪禮不
用

通篇以烏公得
士為文而温生
之賢自見

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知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竅更為。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南涯曰

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靡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智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畱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

毛詩有麟之趾
春秋有西狩獲麟

龍指聖君雲指賢臣言君臣相與以成功業意

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互。

雜說上

龍之嘘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

墨名儒行指文暢門墻喻儒名者夷狄喻墨名者文公取文暢只以其人喜文章

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麾之。稱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焉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不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克。馬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

只如此結意簡
言尺見得文公
所以身文暢者
只是取其能言
文章非取其道

與孟簡尚書書

孟簡尚書性嗜
佛公以言佛骨
與潮州與潮僧
人顛游入傳信
奉佛氏簡移書
公因答此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友二十四日手書數番。
忻悚無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
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
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
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
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
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
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
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

此兩端以破少
信佛之說

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
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
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禱。崇
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
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
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于其
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
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

言楊墨為禍大
見孟子有功于
天下後世亦大

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
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
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尚未加脩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
求亡書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之三故學士多老
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
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
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

文公推尊孟子
功不在禹下實
自推尊以為功
不在孟子下

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
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
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之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
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于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
甚矣釋老之害過于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
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嗚

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

當時藩鎮得自辟七故董生欲往

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回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于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遘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末二句言即南不必往亦以諷諸鎮之不臣也通篇有无限感慨悲歌酷似太史諸贊

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

知其今之不異於古所云。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於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

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繫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始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非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越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問。大丈夫不遇于時者。

趙欲行不行
之貌囁嚅欲言
不言之貌

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而將言而囁嚅。慶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殺僥倖千萬一。老死而後已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盟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盟之泉。可濯可相。盟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如復。嗟盟之樂。樂且無央。帝豹遠跡。蛟龍遁窟。鬼神守護。不可禁不。飲且食。壽而康。無不足。其所以望膏吾車。秣吾馬。從子於盟。終吾生以徇。

詳。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往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立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

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于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吏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

臣仲遇盜案三
趙文子奉管
序之士七十餘

日百一節

或悲憤

慶幸或與望

情辭雜出一

動人真可謂文

中有益

協律官名翻其

名也

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于管庫。今
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
垂憐焉。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
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十
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榮與俗輩不同。
籍固以藏之。曾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
籍于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
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王人李君曰。子豈盡知

之。吾將盡言之。數日藉益聞所不聞。藉私獨喜。常以
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
幸兩目不見物。無所用於天下。曾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于
人之側。開口一吐。出曾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
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
廢於俗輩。不當廢于行古人之道。浙水東七州戶。不下
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
當計其盲與不盲也。當今盲乎。心者皆是。若藉自謂獨
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

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閣下能信尚致之於門耶。藉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藉尚可與此輩比並乎。使藉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目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藉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藉慙頓首。拜。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息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于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

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于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晨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是也。必皆曰。執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知己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于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且則有之矣。將以稱于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

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送石洪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即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盃。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

以議論行敘事
是退之之變調

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于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于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往來。晨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

張供張也如今
逆會鋪張設席
之類也

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唯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于大夫而私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于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

馬蔭草名詩首義江東呼為鳥

不諱謂文王名高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以微又曰某在斯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

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杜度
許近太祖廟諱
勢近太宗廟諱
東近代宗廟諱
仇近玄宗廟諱

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心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柳子厚廟碑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遺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世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嬉。相徵逐。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此以下必因當時子厚交游中
有此事故昌黎
感慨而詳及之

子厚党附王任
工叔文得罪貶
永州司馬後終
於柳州刺史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少年時勇于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焉。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文集卷一終

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二

柳宗元字子厚，登貞元進士官至尚書，後謫柳州刺史。

桐葉封弟辯成王與弟唐叔虞戲剪桐葉為圭曰以此封汝。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

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

七節轉極義理
明堂意味悠長
字又經思句又
着意無一字懈
意亦子厚之文
釋意者

缺音缺虧也又
毀也玷也
定佚周武王時
太史尹佚

武庚未必能急
此故曰或然

故新辭 有此意

江許水涯也
蓋民之句一篇
大指
備顧役也

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詞。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踰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州。史佚成之。

書箕子廟碑節

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

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後。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

3
2

、应为 P2

零陵永州縣名

三載考績二載
黜陟由明往謂
朝觀京師

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
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
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
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
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何東

新籍

沐祺

吳固入軍之次。然皆也。然順夫中。則也。在也。其也。

駁復雙言議

唐書孝友傳載
徐元慶復父讎
自囚詣官左拾
遺陳子昂議誅
元慶然後旌閭
當時題其言後
禮部身外即柳
宗元駁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祇手刃父讎。東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
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
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雪。凡為
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雪。凡
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
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
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

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害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聞。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

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亡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

為敵讐者。我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法。其不可以為
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

此文如長江大河
渾浩流轉
感 龍萬恠惶

一篇精神在此
數句

牛僧孺字思黯 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 幼孤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立朝時與李德裕各為黨
守在四夷論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者。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

復中上意愈進
愈妙

雖似親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國。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鞶。國人之攻。以秘隱。四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悅而思受也。聽鼓鞶。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情猛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患畏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鑄鑿而異也。且王

情又紂樂之聲
崇美公為厲王
聚斂

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不若。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耽悖悖。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夫王者。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或云幽王自以為犬戎所滅。僧儒

賈謚賈后女弟
之子八王謂趙
王倫等倫篡位
齊王同等起兵
討殺之

以為幽王自以守道不固。頗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
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
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
謚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
有窺覷。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
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
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
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
而不知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也。曰文
字以附簡編之闕。

秦并六國而四
海一統。蜀山木
尺而阿房宮成
驪山北構而西
折。自驪山北結
屋直至西面。回
折而委曲。直
走咸陽。直赴咸
陽。為大宮高塚
簷牙尖穹如牙
高聳若鳥之喙
蜂房水渦。遠望
去。井如蜂窠。五
水之溜。天井為
渦也。長橋二句
言長橋卧水波

杜牧字牧之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太和
○阿房宮賦而毀故天下只云阿房宮名宮成未更名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
地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墻五
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
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高聳矗融不知其幾千萬
落長橋卧波暮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
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
日之內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也嬪媵子嬪王子皇
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

上如龍之見也
復道二句言復
道之長若拉之
光形轉入車声
行之漸遠也

始皇在位三十
六年終其身不
得見者及藏給
營精英皆指美
人昂鑑二句言
秦人視昂若鑑
然視王若石然
視金若土塊視
陳若瓦礫

成卒指陳勝等
函谷秦謂秦王
不關楚人一炬
謂項羽以炬火
而燒之也
李札不可

開粧鏡也。綠雲擾。梳曉髮。環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
煙斜霧橫。焚樹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遠聽香
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
焉。有不得見者。二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
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
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遮迤。秦人視之。亦
不甚惜。嗟乎。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珍寶。人亦
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
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多
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且欄橫

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
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
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
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
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
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
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公子光潛立窟
室專諸刺客

季子聘于魯請
視周樂靡有不
能辨者又如晉
得宿于戚聞鐘
聲而逐去之聘
上國討徐君
愛其室劍季子
知之使逐徐

君已沒解劍懸
墓而去

泰伯之讓。是狗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
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反。二
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閑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
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
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
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
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鐘。
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
先蒙而動。治其未亂。棄國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
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繫已

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匪曰非我姓。亂其誰生
之哉。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自聖人之青。危金軒冕。天下孰加焉。

夫古有為獨不事王



蓋而考
其子文輔
繼

言其室專諸何所施其

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
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感鐘
曷若以善為社稷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
之燦而動治其末謂棄國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
而愷因也國之盛也吾嘗謂此且曰非幾於廟其誰主

相尚以道是一
篇要領

帝身光共卧光
以足加帝腹明
日太史奏爰星
犯帝座甚急帝
笑曰朕乃故人
眼耳

范仲淹字希文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冒姓朱
後奉進士改本姓宋慶曆中參大政議文正公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在靈之上九原方有為而獨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中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

復者法免租賦科役也

決大流水貌

慶曆仁宗年號
岳州巴陵縣
宗諒字子京諱守金州

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御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僕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播船帆柱也
音安



希天少有
志當

若夫靈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已，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四代唐虞殷周
慶及死殺人也
音教

世祖乃先武

此等天童開涉
世教方世不磨
戒也

不信之文得之
經中皆自天久
起議論

亦以此書天率
平正有眼目筋
骨着他前後貫
穿錯綜抑揚處
蓋嘗君
天下得失二句
一篇主意

天一轉有子鈞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論
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也。秦以山西廢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賈降恐後。
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
富。世祖出戎行。皆華之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
危言者。斬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
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素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
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
子死孝。使人南面。與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

與焉。籥璽以徵。制遠而馳。豈徒甲子之盛。抑亦為國
者之憂。可諫書

再安石。字靜菴。魏州。諫學。用。採。獲。其。應。寧。仲。拜。相。

吏讀孟嘗君傳。召至。關。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

於席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

言得全。不然。擅齊之強。得執事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

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封出其門。與士之所

以不臣也。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與兵。其鴻臚之

以諫官比宰相
又見得諫官大

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

此設士大夫屬
望之語以諷其
諫

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

陸贄等貶城上
疏極諫時朝夕
相延齡陽城曰
脫以延齡為相
城當取白麻壞
之麻詔紙也

長說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終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以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代理清明。雖為

此段言非德
宗之多事亦當
言也

一篇意以四
句收拾所謂教
言有萬鈞之力

文章外餘婉曲
說事理曲體

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常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

人情唯歐公得之

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亦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

求名二字止中
太宗高旨

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於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十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其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之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前不說堯舜三
王留在後結言
有尽而意无穷

從孟子止經上
發出許多議論

氣虛氣實二篇
滑子

本論入射不立異以爲高文或謂以干譽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
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輒破。而愈堅。撲之未
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
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
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
其疾。而善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
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
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竟愛三代之際。
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

而入。及二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
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
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則
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
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
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
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
暇乎其他。然猶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
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
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曰其由獵而爲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曰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惧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其精治民之具。其備防民之術。其周誘民之道。甚焉。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

深。故民之世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無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亦見禮義之及已。夫奸民

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
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
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
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
方輒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
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
一人一目前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
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
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子之道。孔

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今一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
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
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
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
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
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
不為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美。此自然之勢也。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三以始露礼義
勝佛之本意

環滁也滁地名

此處且不說破
姓名

形容世無限光
景

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溪。瀉。瀉。出于兩
峯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
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知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
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
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
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
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
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攜。往來而

釀音光。酒。尚也。
唐人會酒。遠令
者。以。第。記。到。

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
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誼者
衆。賓懽也。蒼頭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
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
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秋聲賦

天地最疑之氣
盛于西南故秋
聲自此而未辟
音享洋音敗

秋色淡白

石刺病曰砒音
逆

秋官司寇掌刑
而後

秋曰素商應西
方金行之氣月
令孟秋之月律
中夷則

少壯朱顏而潤
澤老老者面已
如枯木少壯時
髮之黑忽變為
斑白之星又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析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碎湃如波濤夜驚風雨
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鏗鏘金鐵皆鳴又如赴敵
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
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
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
日晶其氣慄冽砒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
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縈而爭茂佳木葱籠
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

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
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
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
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則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
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
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
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
為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
虫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夫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

蒼舒陽設禱戲
大臨庀降庭堅
仲容叔達謂之
八凱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
仲圭叔豹季理
謂之八元

漢之党細有三
君八後八顧八
及八厨有張儉
范滂李膺郭泰

也。故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

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與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蘇洵

字源明。号老泉。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子軾。轍。同。奉。進士。父子文章。遂擅天下。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煉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一事問答。應聯到底。以公私二字作主。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
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
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
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
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
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
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
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
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

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
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
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書。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
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
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
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
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
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
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

愚謂孔子非思
周公而與魯以
天子之權蓋當
是時諸侯之國
並各有史孔子
曾大夫也故詳

以遍觀魯之史
因其編年紀事
之文而係之以
功罪賞罰之權
以補王政之缺
垂教万世耳使
孔子而晉大夫
謂晉之乘可也

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魯，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魯而與魯也。而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

公之事矣。願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後之作春秋如
呂氏春秋吳越
春秋

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高祖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心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

衆人讀漢書，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尺說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將，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

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

結音貸欺也

椎埋椎殺人而埋之

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于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治。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以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

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諱故改桓為威

公子武孟公子
元公子潘公子
商人公子雍公
子昭昭音是為
孝子故曰五公
子

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林。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願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願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

威公果能取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

管子寢疾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
人也好直而不
能以國誅賓胥
死之為人也好
善而不能以國
誅

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霍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謬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

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與丹朱。舜不得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于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以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

此書本欲求知
却說士當自重
以孔孟立說意
思甚高

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
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
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
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
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
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服。
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
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
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

老泉文字規模
濶大豪放不羈
有掀揭宇宙氣
象其論聖賢之
用心至吾事畢
矣且見老泉一
生努力

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
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
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如此而賤。如此
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
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饑
寒困窮之不勝。而踞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
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
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
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
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

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

可於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昧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士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

諫論

孔子曰諫有五惟度主而行之善從其諷諫乎

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願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願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

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苟為外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襄游說熾于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拒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

老泉習縱橫家以縱橫之術如孔子之論左六說自高人一

諷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王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糜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閑孺。而辟陽赦。蘇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龐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士偶笑田文。楚

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情則明。懼則恭。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實。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把龍逢比干蘇秦張儀作介收掉何等雄健是万人敵也

是泉論六國賂
本其實借論宋
如契丹之事而
本卒以此亡可
謂深謀先見之
智

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盡。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父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

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卒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后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收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

責六國
知責六
修德則
天死敵

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軾字子瞻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初軾貶黃州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竦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越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

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

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

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

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

又帝命宋義為
將軍號曰卿子
軍後方項羽
殺扶蘇始皇
子陳涉假其
以起兵項梁
懷王孫心為
帝後弑之故
諸侯叛楚

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
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增之所與
同禍福也。宋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
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
豈必待陳平拔物。必先腐也。而後重生之人。必先疑也。
而後諛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
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
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
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
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
不聽矣。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
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
定也。為增計者。乃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殺
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
時朋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
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

此錯之死古今
嘆息太未有說
山被殺之由者
米坡此論前人
所未發此等文
字實天地間不
可少者

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
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
傑之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
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
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
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
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
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
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起世
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

晁錯為房令時
於言事不用後
權杖多所變更
諸侯發難不急
已救欲報私仇
以亡軀語曰
及古亂常不死
則亡豈錯等謂

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
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
至于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乏恠哉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
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
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
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
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
無素盞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素盞之

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卒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坎。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其所

持甚。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儆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

子房得力士提
鐵鎚重三百斤
以擊秦始皇於
博浪沙中誤中
副車始皇怒大
索天下十日竟
不獲

太公之謀。而持出於荆軻聶政之計。僥倖於不死。此圮
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
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
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臣妾於吳者三
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
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
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
役。油然而不悅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

韓信請為假王
漢王大怒張良
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漢王
悟立信為齊王

此論主意有兩
說斯高矯詔立
胡亥殺扶蘇蒙
恬蒙毅其禍不

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
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
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立。高帝發怒。見於詞色。由是
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
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衣稱
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
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

在于蒙毅之去
左右而在于始
皇之用趙高後
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為戒一
說李斯趙高敢
于矯詔殺扶蘇
蒙恬而不憂二
人之復請者其
禍不在于斯高
之乱而在于商
鞅之變法始皇
之好殺後世人
主之果于殺者
當以為戒

既說國者都不
好了又將二介
好人來說破又
說豈可望一二
于千万依旧不
失主意最有開
闢

會稽並海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
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
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
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
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豈不
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蒙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
可以言知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于智之所不
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

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
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
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
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
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
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董鷹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
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
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
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
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心。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

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事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護焉。其令行禁心，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鞅立信於徒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傳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作，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

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于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然不以此為戒。而蟬立計於本。立列於棄。其國其歸。則變無自義。其令其禁。蓋有不及商。其言其明。入限。上其味。下其意。其有貴國之我。無所殊。其朝會。卒之而然。良以之其。其也。夫以忠。其也。所以平。其也。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文集卷三

蘇軾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也。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自是有用世之
半廢死于好
之其病原
亦間絳灌旧
而乃之痛哭
後為梁傅梁
堅馬自傷哭
以死皆不能
其所發惜哉

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也。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文帝。灌嬰連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公。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

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而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起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其終不復用也。不知默嘿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人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萊之中。一旦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

東坡以不知默
默罪賈生大字
規東坡被謫其
憤恨无聊之懷
性又形之吟咏
何独拙于自謀
哉

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深也。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以孔子作案入荀卿罪大好識見

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穎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昔者嘗恠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

以異說高論四
字立案敘是荀
卿頂門一針而
謂李斯焚書破
壞先王之法皆
出于荀卿尤是
張公深求手段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
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
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
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
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
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
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
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

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
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徇之至於此也。其父殺
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
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
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
求異為哉。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
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
呂自獄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

申甫呂侯自獄
而降詩曰維獄

降神生甫及申
傳說殷高宗之
相比于列星

房玄齡杜如晦
姚崇宋璟四人
皆唐賢相

八代謂東漢魏
晉宋齊梁陳隋
也忠謂諫迎佛
骨男謂鎮州亂

殺帥洪正而立
王廷奏詔愈宣
托衆昏危之愈
至对廷奏力折
其堂廷奏等遂
服

偷謁衡山南海
廟陰氣晦昧吟
詩默禱其靈遂
開

鱷魚龍身虎爪
鱗目龜鱗尾長
教夫人畜近以
尾擊之食如象
之任鼻也

公入潮州請置
御校以趙德攝
海陽縣尉為衙
專約當州李以
督生徒

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王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

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

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
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
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
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
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行地
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蒼蒿悽
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
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鯉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焦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于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

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于小人。而成于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馬。則小人之詞。

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于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怨。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迫。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

漢唐公止于宦
官實實武崔徹
欲急誅之以成
其變故君子只
當寬除小人方
可以杞色瓜之
道

交易合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待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懽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皋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諸
主文不知其出
處及入謝日引

過諸兩制幙次
歐陽公問其出
處東坡笑曰想
當去耳數公大
笑

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用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後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乎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窈窕之詩，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兮舒窈窕兮木
刺好色也謂在
位不好德而悅
美色焉草中月
出皎兮喻美色
之潔白窈窕其
姿之舒也佞人
則美人也坡老
借此而賦亦詛
在位之不好德
也
秋水清見底月
在水中謂之空
明月光与波俱
動謂之流光搥
漿曰擊逆水而
上曰沂謂望同
朝之君子在天
之一方
孟德曹操字是

方魏武帝
武昌即鄂州夏
口在鄂州江夏
縣西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沔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御風而不知所止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
是飲酒樂其招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橈擊空明兮
泝流光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
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
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鵲
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
繚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

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
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于
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
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
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
驟得辭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
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
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
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

赤壁有二唯蒲圻縣西北岸鳥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游則黃州之赤壁也

蘇子得庵園于東坡而作堂焉号曰雪堂又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于四壁板公始至黃寓定處院後于臨臯亭又在回車院

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者木有類亂尤者攀而登其上馮夷華陰人服舟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借鶴與道士之夢以萃胸中曠達古今之思

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落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自細鱗狀若松江之鱸願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曰我有斗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西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及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心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

唐叔得禾異畝
同頌獻之天子
周公領天子之
命作加禾漢武
帝元狩六年夏
得宜鼎汾水上
改元為元鼎元
年文公十一年
叔孫得臣獲長
狄僑如乃名其
子曰僑如

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頷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封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

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忙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于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

所以像為教故
佛徒造大悲像
千手千眼異執
各視以像之應
之各得其宜而
此記則推原其
本于无心故能
順應不失若懂
懂于思慮以有
二應物則得此
道彼生東滅西
也彼公此文說
清到不可以
之

一心應万事最
難說得出只就
人身形容其難
而後推本于心
之至虛自融而
不乱至而能應
也

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于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于手與目乎。
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
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于比。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
動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

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
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
右手執削。目數飛鷹。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
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襍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媾乎吾體。心雖不契。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見。而理
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
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
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

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司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且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拍彈搏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教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字。色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以有心者反說
出懂又往來之
言則无心之能
應意愈明徹

按蘇文多圓惟
此篇及上神宗
皇帝方言書問
用方休蓋對君
之言須端重莊
嚴故也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盃水清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報。所執無不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非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子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言勝者則敗者
可知此意最妙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疆

以子孫塗炭為用兵之報非也
太宗之過在閹
門慚德啓武氏
進立之階而宋
室用兵自與唐
宗不同

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線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

執仁宗無意于
便兵休事已
仲宗意在富強
人多言用兵此
相照管處

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

向為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戕賊已降。伐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虛空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厲奮於功名。故沈起劉

師勝反為可慮
應前勝字

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世且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而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董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

此言當時兵弱財匱如此安可用兵

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凡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
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輒軟。凡庸較之。
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止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
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
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蓬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
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盜。無
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

此言當時天意如此安可用兵

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心也。
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
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所向。背之迹。見於災
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
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背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
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
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
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背向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
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

上意既尽此復
稱說漢兩祖不
輕用兵以致丁
寧之意

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
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
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
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
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
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
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
之意。方其血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
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
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

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
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
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
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不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問

後文

故其

天

下

用

兵

此書本是欲見
韓太尉却自嵩
華黃河許多奇
壯觀說過來
以意最高亦最
乃自太史公
周覽天下名山
大川交燕趙豪
摛寫出來

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
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
決然舍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
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漑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宫闕之壯與倉廩府庫
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
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
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
冠天下天下之所恃而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
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
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
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
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習通
吏事嚮之來非有取于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
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
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不見于湯。則非必見于夷。光未見于武。則釋必見于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什。皆同此憂。無武之光。無虺之什。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為湯之慙。而且慙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

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油而直。授王之辭。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于援親之德。而強以說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于我也。秦誓之書。吾當畧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人之意。如

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逃後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于一身。天下何與于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歸其身。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洪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于忘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

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為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蓋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見其人直三
公謂可歸
筆光中與
紅打第一
封劉濂
後漢之

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朝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矣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由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一謂臣曰思
一謂臣曰思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二軍之

石敬瑭借契
其以滅唐有
八下嘗稱藩奉
且及割地以界

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
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
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
而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
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
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魯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
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狽。已自可
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無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
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

長城南
有雲夷

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
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
相也。及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
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
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
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
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
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
抗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
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卹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怒亂不作。之為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惟晁錯以為不若使之入粟者。賜爵。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也。惟高郁以為不若是之輸稅者。以帛而代錢。則蠶自勸。諸侯之強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為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為募士使居焉。則人當自為戰。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則事無有不濟矣。

治勿使人窺其迹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可測之恩威存乎其間可也。夫為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為恩。而有不可測之雷霆。雷霆以為威。而有不可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曰轟轟馬。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露者。曰灑灑馬。以求夫生殖蕃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為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為子皆孝。為臣皆忠。則孝子忠臣之名不聞。蓋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為人。讀灑灑之書。而得伊陟傳說之為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召宏奭之徒之為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為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為忠為孝也。當時不指之為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有逸民。自晉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自

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始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韜光鏿彩於漁樵間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踈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逸民。有獨行。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泯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正雅之詩。其序不言美。極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

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足。德
泯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
得以窺其迹。而議其事。仁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
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皞乎其不可知
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頌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
所述。乎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
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辭。獨
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備。不餉而形容也。簡則有
之名。不立。無有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慶曆之盛。
曰。夫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難

名。而福祿無窮。當是時也。尚復有名之可指乎。

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君臣之間。可以相忌。而不可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
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
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
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忠直
者。疑於訕上也。慮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
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牽于意思。
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為之。以自速於禍
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間。上之繩下也。

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為之也。嗚呼。人主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服。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狗名而過高。而公卿大夫狗利而過卑。狗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慚。狗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

生之論。患在於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論事之已卑。果不知何時而定也。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為吾勅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為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內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

之景帝。顧命之際。憐心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此遠
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
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晏安無事之時。無收
並畜。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固已森然在列。何倉卒之
憂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輩。平居衆人。固不知其必
能成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
亡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
陰察默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之生。乃仿
徨四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其能端坐
而責成功乎。

凡民之心。以先入者為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者為主。先入者既固。則後繼至。舉無足
以搖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
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興
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
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
下。不能有以先入乎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占其
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恠齊宣王
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為好生。一
以為貪得。蓋湯之民。其信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為

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為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鐵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墻壞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為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著。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為。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後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

法有所受人難倖取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亦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好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救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債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弊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夫法清則政寬而人感。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遁。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

增矣。復思。雙言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繫垂。為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益起矣。夫炎鑪道於頑鐵。利刃劔於軟毛。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乎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螻蟻之吏。搏擊之斷。岬嶽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也。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稽功必於其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惟恢帝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忌銜楛之虞。好馳坂之功者。昧什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眩目之形接。而見哲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赦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辯。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

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
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願也。夫
天下有不怠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
異。名偪而事不侔也。是故不怠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
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而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
而寡憂者。多事以虐國。是故不怠戰之臣。恒恐天下之
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
有功。不怠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
此大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
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代而盛衰並時。

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
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
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左庶長。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
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
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
之辯。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
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
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
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
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

國之地削垂微濫後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
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後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
可通之債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
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
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
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
實弗被於國者明王之所不貴也

策國之術人主至要

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
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將士失於謀人主失於

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之
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為勢往
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
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
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
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
也諸侯不以此時脩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
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殺函
之塞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
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而不寬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籍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帛以為居。賞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筭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於信。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不

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於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於策士之罪也。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縱欲之志。反而沈于惡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宴安者。象惡之門。以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繁入者以汚出。

君道謹微

不為者欲。則娛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士木則興作之計無自而生。笑譁不苟。誰敢矯假而行。公柄在已。誰敢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功
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而不寬也夫仁義水火
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
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
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莊談之
士籍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帛以為居賞實
至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累之險夷陳
少地諸對不辨其策士之罪也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
秦楚之諸對之事秦而甘以告所其效楚而秦其歸
捐其勤由吳項然辨其秦之權諸要與率明之而陳外

楊誠齋文贈

宴安乃眾惡之門

宴安之暇試嘗思之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使吾功墮
業廢者誰歟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使吾縱欲之志反
而沉于惡者誰歟皆宴安之為也宴安者眾惡之門以
賢入者以愚出以明入者以昏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
潔入者以汚出

君道謹微

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而進不好土木則興作之
計無自而生笑顰不苟誰敢矯假而行八柄在已誰敢

威福而擅。誠如是。雖使六卿復亂。三家輩出。操懿溫恭之類。接踵于朝。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于他志哉。君心即天。

察天審已。不必察之于璿璣。占天以人。不必占之于卜筮。堯之眷天。舜之申休。武王之受祐。此一念之覺。而在我之天。降其祥也。虢之奪其鑿。晉之益其禍。楚之厚其毒。此一念之晦。而在我之天。降其災也。覺者福之晦者禍之一轉移之頃。天不在天。而在君心明矣。

近習窺測君意。必至竊權。

蓋近習之在君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耶。君

喜知喜。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以能測人主之幾微之指。而遂至於竊其廢置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之。斯能竊之矣。是其者至于政事之罷行。出于此輩之譏論。人才之進退。出于此輩之抑揚。外廷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羣臣之獻納。此輩與之表裏。事至於此。豈惟窺測之而已也。人主威福之大權。彼固皆得而公竊之矣。

以窮為通。達為病。

士窮於窮。亦通于窮。達於達。亦病于達。且夫爵三公。祿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曲。

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
遂窮。則顏氏之卷。乃通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
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歟。
貴賤不足改其樂。故貴為天子。不能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
不能憂仲尼之樂。以正勝凶也。
富貴非偶然。謂富貴出於偶然矣乎。若蠶若類。富以其力者也。不賈
不贏也。若郭若李。貴以其勲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
然不可也。

智不可專任。君子之為天下。不專持夫智也。任智而為天下。其極必
至於不智。非智之至於不智也。不智者。智之窮也。今夫
事之未至。則逆設一智以待其至。事之驟發。則又設一
智以應其發。使未至之事。果不遁於吾料。遂之外。而驟
發之事。亦墮于吾所應之中。豈不大善哉。然前之事。幸
而中矣。方百出而百變焉。使吾每事而為智。雖天下之
大智。能不煩且勞乎。勞則倦心生。煩則厭心生。厭於內。
而倦於外。則意惑而慮亂。惑與亂相遭。智之所以窮也。
然則智果不可用歟。固非不可用也。特不可專用之以

至於力窮勢極之地。而不可為也。

祥瑞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則尺地方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笏計而鞭笞。雖族誅剗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吻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馥檇竹之載耶。簡策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

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大禹皋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為竒瑞也。若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為殊瑞也。然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醺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

三代自劉迄季。少趨一躅。固有獲一麟而作歌。不知此乃先王郊藝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吳蠶小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棠。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也。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未瑞也。鴈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兔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類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

曰祥瑞在簡策。

有聖人而明。無聖人而病。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均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則有淫蛙。惟王律一正。而淫蛙不能亂。有六經則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嗚呼。煙橫瓜丘。苔侵魯壁。漢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為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罪諸儒之舌。殊不知嬴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生病之耳。何者。鄒魯有孔

孟。經不火矣。下推漢唐而有義文。經雖火而不火也。八
索九丘。蓋嘗亂經矣。十詩三千。蓋嘗醞釀矣。六經已無
莠矣。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故六經無一穗之
蓬蒿。戰國虎據。莫非王土。蓋有疑詩者。血流漂杵。有疑
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出焉。干城經郭。掃塵辯囿。而
六經無一點之塵垢者。何也。天下之有聖人故也。異端
之病經。何紛紛乎。劉歆曆法。列武成咸對商王之句。鄭
氏書注。引伊訓載浮在毫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為述果
之後。復有為龍為直之言。桓寬益鐵。引其故察察之語。
以為出春秋。轉畫易春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尔。
天下無聖人故也。

